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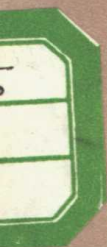


费·阿勃拉莫夫著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一卷

兄弟姐妹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一卷

兄弟姐妹

〔苏〕 费·阿勃拉莫夫著

魏原枢 耿龙明 陈恩冬 陈明秀译

郑泽生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Абрамов
ПРЯСЛИНЫ
Книга I
БРАТЬЯ И СЕСТРЫ

根据 Лениздат, 1978 年版译出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一卷

兄弟姐妹

〔苏〕费·阿勃拉莫夫著

魏原枢 耿龙明 陈恩冬 陈明秀译

郑泽生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193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000 册

书号: 10188·424 定价: (六)1.00 元

我记得，当一间小木屋在山冈上高高的垂桦林间出现的时候，我高兴得差点儿大叫起来。这间年久失修的草顶木屋，正在夕阳的斜辉中静静地伫立着。

一天过去了，我在西涅加河畔的茂林密草之中白白转悠了一整天。上西涅加河畔的草地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割了（我钻进草丛的深处，来到泉水淙淙的浅石滩前；茴鱼在酷热时节，常常躲到这儿来），这里有叶宽、茎高象玉米一样的冰草，有散发出酸涩气味、叶子里饱含乳浆的合叶草，真是杂草萋萋，把我的头顶都掩没了。我象童年时那样，从习习吹拂的凉气和野兽去饮水处留下的足迹，猜得出小河所在的方向。要到小河边上，必须披荆斩棘，穿过密密层层、层的赤杨和灰柳。河床和一片毛茸茸的云杉十字相交，石滩急流的地方牛蒡丛生，河上的开阔处覆盖着凄凉的浮萍，只露出一块块小窗口般的水面。

一看到小木屋，我顿时忘却了疲劳和白天的懊恼。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那歪斜的小屋长满了青苔，四堵墙壁被烟熏得黢黑，我在里面闭上眼睛也能找到每一条缝隙和每一个棱角；那一棵棵下半截被剥得

精光的白桦树，正在冥然沉思，不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那熬盐场的黑洞洞的灶口，象只野人的眼睛从草丛里向我窥视……

噢，桌子啊，桌子！——它已经塌陷了，四只脚更深地埋进泥土里，然而一劈两半的粗大云杉圆木拼成的桌面，仍然那么结实，坚固。桌子两旁摆着长凳，上面凿了喂狗用的凹槽。槽里积满最近一场大雨留下的雨水，颜色已经发绿……

我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有多少次在农忙季节中劳累了一天之后，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咕嘟咕嘟地喝着那少油缺盐的烫嘴的农家稀糊糊！我父亲常到这张桌旁坐坐，我那没有遭到最近一次战争浩劫的母亲也常常坐在它旁边歇息……

多癡节的、布满裂缝的褐色圆木桌面上，刀痕斧迹比比皆是。在这里，题名留念由来已久了：很少有哪个到这里来割草的年轻小伙子和成年庄稼汉不在桌上刻下一点什么留念的。这里什么记号没有啊！有大大小小的十字架，有杉针形的花纹，有三角形、正方形、圆圈圈……想当年，每一个主人都用这样一些符号代表自己的姓名，标在自己在林中砍的柴和采伐的圆木上，有的把这些符号砍在树上，开辟一条自己行猎的小径。后来有了文字，符号被字母代替，字母之中还常常出现五角星……

我伏在桌上，吹掉嵌在各种记号和字母凹缝里的草子，久久地端详着这些从前留下的花纹……这可是佩卡希诺一

部完整的编年史啊！北方农民很少知道自己祖父以上的家谱。也许这张桌子就是一部最完整的文献，它记载着从佩卡希诺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

我的周围蚊子没完没了地哼着古老的歌曲，草儿那熟透了的种子轻轻地、毫无怨言地洒落下来。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地潜心默读这本木刻的史书，渐渐地我那些淡忘了的乡亲又在我的眼前栩栩复活……

这里有两个年代久远、残缺不全的十字架安插在树叶编成的小花圈里。大概，佩卡希诺从前有个小伙子或是庄稼汉，他虽然目不识丁，可你瞧，这位艺术家的灵魂却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这又是谁留下的三个十字架？它们深深地刻在桌面上，如今已经变得黑黢黢了。下面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十字架，虽说是晚许多时候刻成的，但岁月流逝，也在发黑了。那个扛着上面有三个十字架的氏族大旗的人，莫不就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力士？关于他的传说有真有假，一代代相传下来了。兴许经过多少年以后，佩卡希诺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张大嘴巴，听了庄稼汉们兴高采烈地讲述这个乡亲的非凡力气后，会非常遗憾地把一个十字架刻在大力士那杆大旗的对面……

我全神贯注地辨认一个个签名，从中寻找自己认识的人。我终于找到了。JTM。这三个字母已经刻下很久了，也许那时候，特罗菲姆还是个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呢。但奇怪的是：从这三个字母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特罗菲姆的性格，这些字母又矮又胖，不刻在别处，而是刻在桌面中间一块劈开

的圆木上。这个一向喜欢卖弄自己的特罗哈，似乎正站在桌子当中跺脚，脚象熊掌一样地一起一落。在特罗哈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旁边，笔直地刻着C C A三个字母，笔触奔放、刚劲有力，使人不得不承认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有一种开朗的性格。而索弗隆·伊格纳季耶维奇，就象在生活中那样，用有力的、并不漂亮的字迹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

当我偶然发现一个相当新的题名的时候，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暖流。“米·普里亚斯林，1942”这几个字是用刀子刻在显眼的地方的，刀法有力，但却象孩子似地有些自负不凡。喏，他说，——西涅加来了新主人，他留下的不是什么杠杠，也不是几个难看的字母，而是按照书写规则刻下的题字。

一九四二年。难以忘怀的农忙季节……我亲眼看到这个季节是怎样度过的。但是那些用汗水和眼泪洗刷过这块草地的主要的刈草女人们又在哪里呢？我在这张桌子上面没有找到一个妇女的签名。所以我很想在佩卡希诺这木刻的编年史上，再揭开哪怕是一页……

第 一 章

冬天，皮涅加河一带那些银装素裹、森林环抱的村子，模样儿都差不多，但是一到春天，冰雪消融，溪流潺潺的时候，每个村庄就显出各自的特色来。有的象只鸟窝，筑在险峻的峭壁上，照当地人的说法，就是在“岩礁”上；有的建在皮涅加河的陡峭的堤岸边，推开窗子，你可以扔下钓丝垂钓；还有的坐落在绿浪滚滚的草丛之中，整个夏天可以免费欣赏叫蝈蝈演唱的乐曲。

人们看见一棵落叶松，就能认出佩卡希诺村。那是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树，威严地屹立在山坡上。它的来由又有谁说得清楚呢？是风把一粒会飞的种子吹到这里，还是当年这里松涛喧嚣，旧教徒农舍炊烟袅袅时代幸存下来的呢？然而，不管怎么说，在打谷场附近和农家的后院里，至今还残留下很多大大小小的树墩，这些烂得差不多、快被蚂蚁蛀空了的树墩，仍然能说明这个村庄的许多往事……

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佩卡希诺人世世代代都手不离斧头，他们砍伐树木，烧山毁林，清除障碍，开垦出一些石子累累的沙质耕地。虽说这些耕地早已被看作开垦出来的熟地了，但人们直到这时，还管它们叫“新垦地”。这样的“新垦地”在佩卡希诺有的是，它们被小树林和溪流分割成一块块的，每块地至今还保留着当初开垦时的名称；有的

按照主人名字叫奥西卡新垦地；有的用曾经在一起共同劳动过的整个氏族的姓，或者按当地的说法，用整个宗社的姓来命名，如伊尼亚欣新垦地；有的为了纪念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取名叫熊窝。不过，在更多的新垦地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一个勤劳庄稼汉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什么卡林卡荒地呀，奥连卡火烧地呀，叶夫多哈乱石滩呀，叶基姆癞痢头呀，阿勃拉姆卡长眠土呀……真是五花八门，什么名字都有啊！

这里的人吃森林，烧森林，但森林又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北方的庄稼人一生一世在林子里砍啊伐啊，总想开出一条通向太阳、通向光明的道路；但森林还是不停地向他们步步进逼，妨害庄稼和草地生长，招来毁灭性的火灾，放出野兽和邪魔鬼怪来吓人。看来正因为这样，皮涅加河一带的农舍窗前难得见到枝叶扶疏的树木。直到如今，佩卡希诺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迷信的说法：屋外灌木丛，屋内全部空。

村中有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圆木造的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房子与房子中间隔着狭窄的胡同，种着大葱或不大一垄土豆的菜园；但这也不是任何房子中间都有的。有的年头，一场大火卷走半个村子；但是新造的房屋依旧象从前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仿佛相依为命似的。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早，转暖快。四月中旬，皮涅加河边插着杉木路标的道路已经开始泛黑，河岸边也开始泛蓝。远处，在黑黝黝的阔叶林里，小白桦林

露出了娇艳的粉红色。

屋檐滴水了。一个星期的工夫，一幢幢又笨又大的北方式样的木房子，从塌下去的雪堆中纷纷钻了出来，那圆木钉成的墙壁，湿漉漉的，已经变黑。白天，春日融融，山坡上的小溪欢腾地奔流。解冻后的灌木丛发出淡淡的苦涩味儿，弥漫全村，沁人肺腑。

在集体农庄管委会里，人们在等候主席，已经等了个把小时了。他们先是议论苏联情报局最近发布的战报，后来又聊起在前方的乡亲们的来信，又抱怨盟军至今按兵不动。这一切都谈完了，可是仍不见主席的影子。

街上终于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

“咱们的叶鲁斯兰^①可来了，”有人叹了口气说。

楼梯上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走廊里的地板吱吱呀呀地叫起来——一个矮墩墩的男人一阵风似地闯进了办公室。他那顶库班式羊皮帽子潇洒地歪戴在后脑勺上，身上穿着一件草绿色棉袄，十字交叉紧紧束着一副武装带。他仿佛在为自己开路似地，用皮鞭使劲抽打着皮靴筒，甩着膀子，大步流星地走到主席的办公桌前，然后用他那闪着狂热的目光把在场的庄员匆匆地扫了一眼。

“等急了吧？没关系，你们会习惯的——战争时期嘛，懂吗？三号跟四号队长在哪儿？”

“哈利托沙，他们老早走了……”

① 叶鲁斯兰，俄罗斯民间故事和壮士歌中的英雄。

主席猛地朝自己的通讯员转过头来——一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儿，活象个劳累过度、发育不全的少年。村里人都亲热地叫他“老小孩米坚卡”。

“对你讲过多少次了？这里没有哈利托沙，只有李哈乔夫同志。”

老小孩正在炉边忙着添柴，他歉疚地眨了眨他那对温顺的鸽子眼。

“马上把他们叫来！”

老小孩一阵风似地跑出了办公室。

李哈乔夫把鞭子往桌上一扔，抹去粗糙的麻脸上的汗水。这张脸，坑坑洼洼的，象被霰弹打过一样。他宣布开会：

“大家看到外面是什么形势了吧？象春播前的局面吗？当前的总路线就是播种。懂吗？我今天不谈什么政治问题，咱们开门见山，讲讲农庄的……”

人们不相信地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已经照常拉好架势，准备恭听主席的例行报告，什么国际形势呀，前线战况呀，还有那没完没了的牢骚话，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注定要留在后方跟婆娘们开仗，等等。

“这个形势嘛……”李哈乔夫皱了下眉头。“假如从批评的角度来看，那是一团糟，根本谈不上什么形势！红旗呢，我要请问，红旗到哪里去了？它高挂在红色游击队农庄办公室的最上首，烤着人家普隆卡·弗罗洛夫的后脑勺呢。这是为什么？怎么会丢掉的？去年的粮食埋在雪底下没有？埋

了。割草的任务是不是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呢？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怎么配得上我们这个英雄的时代！……”李哈乔夫停顿了一下。“队长们，汇报一下春播的准备情况。”

队长们不吭声。四月的太阳射进一缕缕金光，与缭绕在办公室里的自制烟叶的蓝色烟雾交织在一起。

李哈乔夫威严地说：

“一号队长，你说说！”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耸耸窄肩膀，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

“照眼下的情况，依我看，还是慢慢来好。种子的出芽率正在试验。没有犁和耙，咱们也下不了地，这是老规矩。肥料么，还缺少点儿，再加上打仗——这也得考虑进去。”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庄员们，坐下了。

李哈乔夫的眼里闪过一种莫明其妙的神色：

“你净乱扯些什么？犁呀，耙的……普隆卡·弗罗洛夫会为你洗刷耻辱吗？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要把全部工作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懂吗？时间，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主要问题。”

“这可要看老天爷了，李哈乔夫同志，”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把两手一摊。“天气暖和的话——可以提早完成任务，要是再来寒流怎么办？再说我们的力量……顶事儿的庄员，就那么几个……”

“什么顶事儿不顶事儿的？”李哈乔夫疑惑不解地问。

“那就这么说吧：咱们村子应征上前线的有六十来人，留下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老的老，小的小，还有就是娘儿们，常言所说的落后的……”

李哈乔夫“呃”地打了个响嗝，表示赞同。

“而播种面积呢，”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慢条斯理地继续说，“过去有多少，现在还是多少。到头来是：种子下了地，可是能收到点儿什么呢？这么干岂不是要叫农庄和国家破产！”

“说下去！”李哈乔夫一摆头，表示鼓励，大概他从这位队长拐弯抹角的滔滔宏论里悟出什么重要的建议来了。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缩减播种面积？是不是该这样理解？”

大伙儿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位头戴白头巾、黑眼珠的妇女身上，她和一位年轻的姑娘，并排坐在窗边。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腾地跳了起来，一拍巴掌说：

“你这是什么话，上帝保佑，安菲萨·彼特罗夫娜！你说——缩减播种面积，那怎么行呢？你想也别想！”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伸出他那被烟草熏黄的手指，点了点，用教训的口吻严厉地说。“要让远处的田地放那么一两年荒，那可是另外一码事儿。”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你说得倒好听，”安菲萨又开口了，“依我看，放两年荒就等于缩减播种面积……”

“这绝对不行！懂吗？”李哈乔夫斩钉截铁地说。

“总有那么一些人，老是爱唱反调，”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委屈地摇了摇头。“你这儿挖空心思，要挽回农庄的荣誉，可他们倒来责怪你……缩减播种面积呀，——好大的帽子！你想过没有，安菲萨，什么是播种面积呀！它能当饭吃？能当茶喝？好吧，我来给你开导开导……咱这里的熟地和新垦地尽是沙子和石头。照眼下这种办法侍弄——大伙儿只好喝西北风了。假如把靠家门近的田地精耕细作——形势就会大为改观，所有放荒的损失都能捞得回来。您也知道，一头肥羊顶得上三只瘦羊……我还可以告诉……”说到这里，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急忙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压低嗓门说：“咱们这儿都是自己人，都关心农庄……征税是按播种面积计算的……办事情，头脑要灵活点，咱可以把远处的新垦地冲销。而区里的人也是人，总能找到对付他们的办法……”

“可不是……也该替自个儿打算打算喽。不然，这一年吃什么呢？”响起一阵怯生生的赞同声。

“他说得对，看得远！……”

“照我看，”安菲萨旁边的那个年轻姑娘大声说，“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看得简直太近了。照我看，既然乌克兰粮仓被敌人占领了，那儿正在打仗……别的州和边区就应该把他们的担子挑起来。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

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嘲讽地、怜惜地看了看姑娘。她一下窘得连眼睛都涨红了。

“噢，谢谢你，娜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你算给老头子

开了窍啦。什么乌克兰粮仓呀，什么那里在打仗啊——所有的情况，你都告诉……”

“你就挖苦好了，”安菲萨拧起了眉头。“人倒挺聪明，可说出话来，叫人恶心。真不害臊！……人家在前方流血牺牲，而咱们在这里盘算着要叫新垦地长满灌木丛。什么时候有人问过咱们耕地面积来着？现在的计划莫非是种多少算多少……”

“静一静！”李哈乔夫象弹簧似地挺直身子说。“全种，一寸也不剩！懂吗？可你……”他皱着眉头，斜瞅了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一眼，“你今天的发言完全是制造混乱，没气魄。懂吗？现在这样：请二号队长回答一个问题。你准备怎样来洗刷农庄的耻辱？你提出个具体期限。不要老是瞎嚷嚷：灌木丛，灌木丛……你打算怎么转移轨道？”

安菲萨脸色煞地发白了，她头一扬：

“那好吧，哈里顿·伊凡诺维奇！从明天起，我就不是你的队长了，你另找别人吧。算了——你去搞你的转移吧。我从你嘴里能听到的，只是别制造混乱，转移到战争轨道上来！可你自己转移了没有？依我看，你的全部转移，就是弄一副皮颈套和几条镶红边的肚带……”

办公室里先发出一阵强忍住的笑声，接着又猝然中断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妮娜？”李哈乔夫那断了三个指头的左手象把刺刀一样，朝她戳来，“你想破坏后方？你在为谁效劳？”

在令人难熬的寂静中，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象熊掌落地一般的脚步声。门砰地一声推开了，身材矮壮的特罗菲姆·洛巴诺夫喘着粗气闯进了办公室。在他那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下面，圆瞪着两只象一汪死水般的一眨不眨的眼睛。

“听说了没有？”他放开嗓门对整个办公室喊道：“斯捷潘收到了儿子的来信……”

第二章

安菲萨还在农庄管委会的台阶上，就听到了斧头劈木柴的噼啪声。在凝结的空气中，这声音响彻整个村庄。她立刻猜着了：这是斯捷潘老爹在干草棚里“战斗”哩。他总是这样，爱用斧头来表达欢乐和愁伤。

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的房屋是一幢很大的两层建筑，房子的一侧还搭了一间小木屋。一条用圆木拼成的、两旁有木栏杆的宽阔跳板直通大街。先前，装着干草和麦秆的马车顺着这条跳板一直拉到阁楼上。

别的当家人早把跳板拆掉当劈柴烧了。新造的房屋一般都没有这样的跳板，一只奶牛的饲料嘛，用手抱抱也不费什么事儿。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却把跳板保存得好好的。安菲萨向阁楼走上去的时候，还发现跳板上一些腐朽的圆木已经换上粗壮的树干。她对老头儿这股持家的勤快

劲儿一直是十分钦佩的。眼下，在战争期间，许多人家由于没有男人照料，房屋眼看日渐破残，几至倾塌。她每次经过这里，总要兴致勃勃地把亲家爹的房子看上几眼，这房子结实，质量好，住上几辈子也坏不了。

门敞开着，门框上涂过焦油，门里飘来一阵阵新劈下来的木片和旧桦条帚掺杂在一起的气味。这儿的一切都道地地，井井有条。光凭斧头就能看出主人的本色，工具箱里至少放着一打斧头。有人说，有多少把斧头，家里就有多少双手。

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脚穿短筒毡靴，两腿叉得开开的，毡靴的鞋头埋在刨花和木屑里。他正在弯雪橇的滑木。不听话的滑木嘎吱作声，硬是不肯就范，累得老头的身体左摇右摆。

“我家的喜事你听到了吗？”

滑木猛地朝后弹回去。安菲萨刚想奔上前帮忙，只见老头往前一探身，用力一扳，滑木发出嘎嘎的声音，无可奈何地钻进了套环。

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奇赶忙打上楔子，然后伸直腰，喘着粗气，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走到安菲萨跟前。无论是凛冽的严冬，还是难耐的酷暑，斯捷潘一向不戴帽子。他那剪成旧教徒式的一圈浓密的棕黄色头发里粘满了木屑。

“这是大喜事啊，祝贺您，老爹，总算盼来音信了。”

“可不是，大喜事，闺女，从打仗开始，就没一点儿音信，不急死人吗？……你听，门又响了。”斯捷潘·安德列亚诺维